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●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【唐】李延寿 撰
陈 勇等 标点

北



卷一五——卷三〇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10259.2
3124

北史卷一五

列传第三

魏诸宗室

上谷公纥罗 武陵侯因 望都公颀
 曲阳侯素延 六修 吉阳男比干
 高凉王孤 西河公敦 司徒石
 武卫将军谓 淮陵侯大头
 河间公齐 扶风公处真 文安公泥
 寔君 秦王翰 常山王遵
 陈留王虔 毗陵王顺 辽西公意烈
 窟咄

上谷公纥罗，神元皇帝之曾孙也。初从道武皇帝自独孤如贺兰部，与弟建劝贺兰讷推道武为主。及道武即帝位，以援立功，与建同日赐爵为公。卒。

子题，赐爵襄城公，后进爵为王。击慕容麟于义台，中流矢薨。帝以太医令阴光为视疗不尽术，伏法。子悉裘，降爵为襄城公。卒，赠襄城王。

神元后又有建德公婴文、真定侯陆，并仕太武，特获封爵。

武陵侯因、长乐王寿乐，并章帝之后也。因从道武平中原，以功封曲逆侯。太武时，改爵武陵。寿乐位选部尚书、南安王，改封长乐王。文成即位，寿乐有援立功，拜太宰、大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矜功，与尚书令长孙渴侯争权，并伏法。

望都公颓，昭帝之后也。随道武平中原，赐爵望都侯。太武以颓美仪容，进止可观，使迎左昭仪于蠕蠕，进爵为公。卒。

曲阳侯素延、顺阳公郁、宜都王目辰，并桓帝之后也。

素延以小统从道武征讨诸部，初定并州，为刺史。道武之惊于柏肆也，并州守将封寔真为逆，素延斩之。时道武意欲抚悦新附，悔参合之诛，而素延杀戮过多，坐免官。中山平，拜幽州刺史，豪奢放逸，左迁上谷太守。后赐爵曲阳侯。时道武留心黄、老，欲以纯风化俗，虽乘舆服御，皆去雕饰。素延奢侈过度，帝深衔之，积其过，因征，坐赐死。

郁少忠正允直，文成时，位殿中尚书，赐爵顺阳公。文成崩，乙浑专权，郁从顺德门入，欲诛浑。浑窘怖，遂奉献文临朝。后复谋杀浑，为浑所诛。献文录郁忠正，追赠顺阳王，谥曰简。

目辰，文成即位，历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封南平公。乙浑谋乱，目辰、顺阳公诛杀之。事发，目辰逃免。献文传位，有定策勋。孝文即位，进爵宜都王，除雍州刺史，镇长安。有罪，伏法，爵除。

六修，穆帝长子也。少凶悖。穆帝五年，遣六修与辅相卫雄、范班及姬澹等救刘琨，帝躬统大兵为后继。刘粲惧，突围而走，杀伤甚众。帝因大猎寿阳山，陈阅皮肉，山为变赤。

穆帝少子比延有宠，欲以为后。六修出居新平城，而黜其母。六修有骅骝骏马，日行五是里，穆帝欲取以给比延。后六修来朝，穆帝又命拜比延，六修不从。穆帝乃坐比延于己所乘步辇，使人导从出游。六修望见，以为穆帝，谒伏路左，及至，乃是比延，惭怒而去。穆

帝怒，伐之，帝军不利，六修杀比延。帝改服微行人间，有贱妇人识帝，遂暴崩。桓帝子普根先守于外，闻难来赴，灭之。

吉阳男比干、江夏公吕，并道武族弟也。比干以司卫监讨白涧丁零有功，赐爵吉阳男。后为南道都将，战没。吕以军功封江夏公，位外都大官，大见尊重。卒，赠江夏王，陪葬金陵。

高凉王孤，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。多才艺。有志略。烈帝之前元年，国有内难，昭成如襄国。后烈帝临崩，顾命迎立昭成。及崩，群臣咸以新有大故，昭成来未可果，宜立长君。次弟屈刚猛多变，不如孤之宽和柔顺。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，共推孤。不肯，乃自诣邺奉迎，请身留为质，石季龙义而从之。昭成即王痊，乃分国兰部以与之。薨。

子斤，失职怀怒，构实君为逆，死于长安。道武时，以孤勋高，追封高凉王，谥曰神武。

斤子真乐，频有战功，后袭祖封。明元初，改封平阳王。薨。

子礼，袭本爵高凉王。薨，谥懿王。

子那，袭爵，拜中都大官，骁猛善攻战。正平初，坐事伏法。献文即位，追那功，命子纥绍封。薨。

子大曹，性愿直。孝文时，诸王非道武子孙者，例降爵为公。以大曹先世让国功重，高祖真乐勋著前朝，改封太原郡公。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宣武又以大曹从兄子洪威绍。恭谦好学，为颍川太守，有政绩。孝静初，在颍川聚众应西魏，齐神武遣将讨平之。

礼弟陵，太武赐爵襄邑男，进爵为子。卒。

子瓌，位柔玄镇司马。

瓌子鸢，字孔雀，孝文末，以军功赐爵晋阳男。武泰元年，尔朱荣至河阴，杀戮朝士，时鸢与荣共登高冢，俯而观之。自此后，与荣合。永安初，封华山王。庄帝既杀尔朱荣，从子兆为乱。帝欲率诸

军亲讨，而鸯与兆阴通，乃劝帝曰：“黄河万仞，宁可卒度？”帝遂自安。及兆入殿，鸯又约止卫兵。帝见逼，京邑破，皆由鸯之谋。孝静初，入为大司马，加侍中。鸯容貌魁壮，腰带十围，有武艺。木讷少言，性方厚，每息直省闕，虽暑月不解衣冠。曾于侍中高岳之席，咸阳王坦恃力使酒，众皆下之。坦谓鸯曰：“孔雀老武官，何因得王？”鸯答曰：“斩反人元禧首，是以得之。”众皆失色，鸯怡然如故。兴和三年，薨，赠假黄钺、尚书令、司徒公。

子大器，袭爵。后与元瑾谋害齐文襄，见害。

孤孙度，道武初，赐爵松滋侯，位比部尚书。卒。

子乙斤，袭爵襄阳侯。献文崇旧齿，拜外都大官，甚优重。卒。

子平，字楚国，袭世爵松滋侯，以军功赐艾陵男。卒。

子莪，孝文时，袭爵松滋侯，例降侯，赐艾陵伯。莪性刚毅，虽有吉庆事，未尝开口而笑。孝文迁都，莪以代尹留镇，除怀朔镇都大将。因别，赐莪酒，虽拜饮而颜色不泰。帝曰：“闻公一生不笑，今方隔山，当为朕笑。”竟不能得。帝曰：“五行之气，偏有所不入；六合之间，亦何事不有！”左右见进，无不把腕大笑。

宣武时，为北中郎将，带河内太守。莪以河桥船绳路狭，不便行旅，又秋水泛涨，年常破坏，乃为船路，遂广空车从京出者，率令输石一双，累以为岸。桥阔，来往便利。近桥诸郡，无复劳扰，公私赖之。历位度支尚书、侍中、雍州刺史。卒，谥曰成，莪中年以后，官位微达，乃自尊倨，闺门无礼，昆季不穆，性又贪虐，论都鄙之。

莪子子华，字伏荣，袭爵。孝庄初，除齐州刺史。先是，州境数经反逆，邢杲之乱，人不自保，而子华抚集豪右，委之管匙，众皆感悦，境内帖然。而性甚褊急，当其急也，口不择言，手自捶击。长史郑子湛，子华亲友也。见侮骂，遂即去之。子华虽自悔厉，终不能改。在官不为矫洁之行，凡有馈赠者，辞多受少，故人不厌其取。鞠狱讯囚，务加仁恕，齐人树碑颂德。后除济州刺史。尔朱兆之入洛也，济州城人赵洛周逐刺史，丹杨王萧赞表济南太守房士达摄行州事。洛周子元显先随子华在济州，邀路改表，请子华复为齐州刺史。子华

母房氏曾就亲人饮食，夜还，大吐，人以为中毒，母甚忧惧。子华遂掬吐尽啖之，其母乃安。寻以母忧还都。

孝静初，除南兖州刺史。弟子思通使关西，朝廷使右卫将军郭琮收之。子思谓令仆曰：“速可见杀，何为久执国士？”子华谓子思曰：“由汝粗疏，令我如此！”头叩床，涕泣不自胜。子思以手捋须，顾谓子华曰：“君恶体气。”寻与子思俱赐死于门下外省。

子思字众念，性刚暴，恒以忠烈自许。元天穆当朝权，以亲从荐为御史中尉。先是，兼尚书仆射元顺奏，以尚书百揆之本，至于公事，不应为送御史。至子思，奏曰：

案《御史令》文：“中尉督司百僚，书侍御史纠察禁内。”又云：“中尉出行，车辐前驱，除道一里，王公百辟避路。”时经四帝，前后中尉二十许人，奉以周旋，未曾暂废，府寺台省并从此令。唯肃宗之世为临洮举哀，故兼尚书左仆射臣顺不肯与名，又不送簿。故中尉臣郗道元举而奏之，而顺复启云：“尚书百揆之本，令仆纳言之贵，不宜下隶中尉，送名御史。”寻亦蒙敕，听如其奏。从此迄今，使无准一。臣初上台，具见其事，意欲申请决议，但以权兼斯，未宜便尔。日复一日，遂历炎凉。

去月朔旦，台移尚书，索应朝名帐，而省稽留不送。寻复移催并主吏，忽为尚书郎中裴献伯后注云：“案旧事，御史中尉逢台郎于复道，中尉下车执板，郎中车上举手礼之。以此而言，明非敌体。”臣既见此，深为怪愕，旅省二三，未解所以。正谓都省别被新式，改易高祖旧命，即遣移问，事何所依。又获尚书郎中王元旭报：“出蔡氏《汉官》，似非穿凿。”始知裴、王亦规坏典谟，两人心欲自矫。

臣案《汉书·宣秉》云，诏征秉为御史中丞，与司隶校尉、尚书令俱会殿廷，并专席而坐，京师号之为三独坐。又寻《魏书·崔琰传》、晋文阳《傅嘏传》，皆云既为中丞，百僚震悚。以此而言，则中丞不揖省郎，盖已久矣，宪台不属都坐，亦非今日。又寻《职令》云“朝会失时，即加弹纠。”则百官簿帐应关尚台，

灼然明矣。又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，皆得纠察，则令仆朝名宜付御史，又亦彰矣。不付名至，否臧何验？臣顺专执，未为平通，先朝曲遂，岂是正法！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、王元旭等望班士流，早参清宦，轻弄短札，斐然若斯，苟执异端，忽焉至此。此而不纲，将隳朝令。请以见事免献伯等所居官，付法科处。尚书纳言之本，令仆百揆之要，同彼浮虚，助兹乖失，宜明首从，节级其罪。

诏曰：“国异政，不可据之古事。付司检高祖旧格，推处得失以闻。”寻从子思奏，仍为元天穆所忿，遂停。元颢之败，封安定县子。孝静时，位侍中而死。

苻弟珍，字金省，袭爵艾陵男。宣武时，曲事高肇，遂为帝宠昵。彭城王勰之死，珍率壮士害之，后卒于尚书左仆射。

平弟长生，位游击将军，卒。孝庄时，以子天穆贵盛，赠司空。

天穆性和厚，美形貌，射有能名。六镇之乱，尚书令李崇、广阳王深北讨，天穆以太尉使劳诸军，路出秀容，见尔朱荣，深相结托，约为兄弟。未几，改授别将，赴秀容，为荣腹心，除并州刺史。及荣赴洛，天穆参其始谋。庄帝践阼，除太尉，封上党王，征赴京师。后增封，通前三万户。寻监国史，录尚书事，开府，世袭并州刺史。

初，杜洛周、鲜于修礼为寇，瀛、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。幽州前平北府主簿何间刑杲拥率部曲，屯据郑城，以拒洛周、葛荣，垂将三载。及广阳王深等败后，杲南度，居青州北海界。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，命属郡县，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。时青州刺史元世俊表置新安郡，以杲为太守，未报。会台申休简授郡县，以杲从子子瑶资荫居前，乃授河间太守。杲深耻恨，于是遂反。所在流人，先为土人陵忽，闻杲起逆，率来从之，旬朔之间，众逾十万。先是，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叶，故齐人号之为“踏榆贼”。杲东掠光州，尽海而还，又破都督李叔仁军。诏天穆与齐神武讨，大破之。杲乃请降，传送京师斩之。

时元颢乘虚陷荥阳，天穆闻庄帝北巡，自毕公垒北度，会车驾

于河内。尔朱荣以天时炎热，欲还师，天穆若执不可，荣乃从之。庄帝还宫，加太宰、羽葆鼓吹，增邑通前七万户。

天穆以疏属，本无德望，凭藉尔朱，爵位隆极当时，熏灼朝野，王公已下，每旦盈门，受纳财货，珍宝充积。而宽柔容物，不甚见忌于时。庄帝以其荣党，外示优宠，诏天穆乘车马出入大司马门。天穆与荣相倚，荣常以兄礼事之。世隆等虽荣子侄，位遇已重，天穆曾言其失，荣即加杖，其相亲任如此。庄帝内畏恶之，与荣同时见杀。节闵初，赠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假黄钺，谥曰武昭。

子俨袭，美才貌，位都官尚书。及齐受禅，闻敕召，假病，遂怖而卒。

西河公敦，平文帝之曾孙也。道武初，从征，名居诸将。后从征中山，所向无前。明元时，拜中都大官。太武时，进爵西河公，宠遇弥笃。卒，子拔袭。

司徒石，平文帝之玄孙也。有胆略。从太武南讨，至瓜步山。位尚书令、雍州刺史，历北部侍郎、华州刺史。

武卫将军谓，烈帝之第四子也。宽雅有将略，常从道武征讨，有功，除武卫将军。

子乌真。膂力绝人，随道武征伐，屡有战功，官至钜鹿太守。

子兴都，聪敏刚毅。文成时，为河间太守，赐爵乐城子。为政严猛，百姓惮之。献文初，以子丕贵重，进爵乐城侯。谢老归家，帝益礼之，赐几杖服物，致膳于第。其妻娄氏，为东阳王太妃。卒，追赠定州刺史、河间公，谥曰宣。

子提，袭父侯爵。

提弟丕，太武时从驾临江，赐爵兴平子。献文即位，累迁侍中、丞相。乙浑谋反，丕以奏闻，诏收浑诛之。迁尚书令，改封东阳公。孝文时，封东阳王，拜侍中、司徒公。丕子超生，车驾亲幸其第。以

执心不二，诏赐丕入八议，传示子孙，犯至百，听斩戮责数恕之。放其同籍丁口杂使役调，求受复除。若有奸邪人方便谗毁者，即加斩戮。寻迁太尉、录尚书事。

时淮南王佗、淮阳王尉元、河东王苟頔并以旧老见礼，每有大事，引入禁中，乘步挽，杖于朝，进退相随。丕、佗、元三人皆容貌壮伟，腰带十围，大耳秀眉，须鬓斑白，百僚观瞻，莫不祇耸。唯苟頔小为短劣，姿望亦不逮之。孝文、文明太后重年敬旧，存问周渥。丕声气高朗，博记国事。飧宴之际，恒居乐端，必抗音大言，叙列既往成败，帝后敬纳焉。

然谄事要人，骄侮轻贱，每见王睿、苻承祖，常倾身下文。时文明太后为王睿造宅，故亦为造甲第。第成，帝、后幸之，率百官文武飧宴焉。使尚书令王睿宣诏，赐丕金印一纽。太后亲造劝戒歌辞以赐群官，丕上疏赞谢。太后令曰：“臣才邻才！聆才臣才！君则亡逸于上，臣则履冰于下。若能如此，太平岂难致乎！”及丕妻段氏卒，谥曰恭妃，又特赐丕金券。后例降王爵，封平阳郡公。求致仕，诏不许。

及车驾南伐，丕与广陵王羽，留守京师，并加使持节。诏丕、羽曰：“留守非贤莫可。太尉年尊德重，位总阿衡。羽，朕之懿弟，温柔明断。故使二人留守京邑，授以二节，赏罚在手。其祇允成宪，以称朕心。丕对曰：“谨以死奉诏。”羽对曰：“太尉宜专节度，臣但可副贰而已。”帝曰：“老者之智，少者之决，汝何得辞也？”

及帝还代，丕请作歌，诏许之。歌讫，帝曰：“公倾朕还车，故亲歌述志。今经构已有次第，故暂还旧京，愿后时亦同兹适。”乃诏丕等以移都之事，使各陈志。燕州刺史穆黑进曰：“今四方未平，谓可不移。臣闻黄帝都涿鹿，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。”帝曰：“黄帝以天下未定，故居于涿鹿。既定，亦迁于河南。”广陵王羽曰：“臣思奉神规，光崇丕业，请决之卜筮。”帝曰：“昔轩辕请卜兆，龟焦，乃问天老，谓为善，遂从其言，终致昌吉。然则至人之量未然，审于龟矣。”帝又诏群臣曰：“昔平文皇帝弃背，昭成营居盛乐。道武神武应天，迁居平城。朕幸属胜残之运，故移宅中原。北人比及十年，使其徐

移，朕自多积仓储，不令窘乏。”前怀州刺史青龙、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，帝皆抚而答之，辞屈，退。

帝又将北巡，丕迁太傅、录尚书事，频表固让，诏断表启，就家拜授。丕留守，诏在代之事，一委太傅，赐上所乘车马，往来府省。

丕雅爱本风，不达新式，至于变俗迁洛，改官制服，禁绝旧言，皆所不愿。帝亦不逼之，但诱示大理，令共不生同异。至于衣冕已行，朱服列位，而丕犹常服，列在坐隅。晚乃稍加弁带，而不能修饰容仪。帝以丕年衰体重，亦不强责。及罢降非道武子孙及异姓王者，虽駁于公爵，而利享封邑，亦不快。

帝南征，丕表乞少留，思更图后举。会司徒冯诞薨，诏六军反旆，丕又以熙薨于代都，表求銮驾亲临。诏曰：“今洛邑肇构，跂望成劳。开辟暨今，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？朕纵欲为孝，其如大孝何！纵欲为义，其如大义何！天下至重，君臣道悬，岂宜苟相诱引，陷君不德。令仆已下，可付法官贬之。”又诏以丕为都督、领并州刺史。后诏以平阳畿甸，改封新兴公。

初，李冲文德望所属，既当时贵要，有杖情，遂与子超娶冲兄女，即伯尚妹也。丕前妻子隆，同产数人，皆与别居。后得宫人，所生同宅共产。父子情因此偏。

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。帝之发平城，太子恂留于旧京，及将还洛，隆与穆泰等密谋留恂，因举兵据泾北。丕时以老居并州，虽不预始计，而隆、超咸以告丕。丕外虑不成，口乃致难，心颇然之。及帝幸平城，推穆泰等首谋，隆兄弟并是党。丕亦随驾至平城，每于测问，令丕坐观。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，有司奏处拏戮。诏以丕应连坐，但以先许不死之诏，躬非染逆之身，听免死，仍为太原百姓，其后妻二子听随。隆、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。丕时年垂八十，犹自平城力载随驾至洛，留洛阳。帝每遣左右慰勉之，乃还晋阳。

孝文崩，丕自并来赴，宣武引见之，以丕旧老，礼有加焉。寻敕留洛阳。后宴于华林都亭，特令二子扶侍坐起。丕仕历六世，垂七十年，位极公辅，而还为庶人，然犹心恋京邑，不能自绝人事。诏以

丕为三老。景明四年，薨，年八十二。诏赠左光禄大夫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平。

长子隆，先以反诛。隆弟乙升、超，亦同诛。超弟俊、邕，并以军功，俊封新安县男，邕封泾县男。

淮陵侯大头，烈帝之曾孙也。善骑射，擢为内三郎。文成初，封淮陵。性谨密，帝甚重之，位宁北将军。卒，赠高平公，谥曰烈。

河间公齐，烈帝之玄孙也。少雄杰魁岸。太武征赫连昌，太武马蹶，贼逼帝，齐以身蔽捍，决死力战，贼乃退，帝得上马。是日微齐，帝几至危殆。帝以微服入其城，齐固谏不许，乃与数人从帝入。城内既觉，诸门悉闭，帝及齐等因入其宫中，得妇人裙，系之槩上，帝乘而上，因此得拔，于齐有力焉。赐爵浮阳侯。从征和龙，以功拜尚书，进爵为公。后与新兴王俊讨秃发保周，坐事免官爵。

宋将裴方明陷仇池，太武复授齐前将军，与建兴公古弼讨之，遂克仇池，威振羌、氏。复赐爵河间公，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骆谷。时保宗弟文德说闭险自固，有期矣，秦州主簿边因知之，密告齐。晨诣保宗，呼曰：“古弼至，欲宣诏。”保宗出，齐叱左右扶保宗上马，驰驿送台。诸氏遂推文德为主，求援于宋。宋遣将房亮之、苻昭、啖龙等率众助文德。齐击斩杀龙，禽亮之，氏遂平。以功拜内都大官。卒，谥敬王。

长子陵袭爵。陵性抗直，天安初，为乙浑所害。

陵弟兰，以忠谨见宠。孝文初，赐爵建阳子，卒于武川镇将。

子志，字猛略，少清辩强干，历览书传，颇有文才，为洛阳令，不避强御，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，俱入见，面陈得失。彪言：“御史中尉辟承华盖，驻论道剑鼓，安有洛阳令与臣抗衡？”志言：“神乡县主。普天之下，谁不编户？岂有俯同众官，趋避中尉？”孝文曰：“洛阳，我之丰、沛，自应分路扬镳。自今以后，可分路而行。”及出，与彪折尺量道，各取其半。帝谓邢峦曰：“此儿竟可，所谓王孙公子，不镂自

雕。”峦曰：“露竹霜条，故多劲节，非鸾则凤，其在本枝也。”

员外郎冯俊，昭仪之弟，恃势恣挝所部里正，志令主史收系，处刑除官。由此忤旨，左迁太尉主簿。俄为从事中郎。车驾南征，帝微服观战所，有箭欲犯帝，志以身郤之，帝便得免。矢中志目，因此一目丧明。以志行恒州事。

宣武时，除荆州刺史。还朝，御史中尉王显奏志于在州日抑买良人为婢，兼乘请供朝，会赦免。

明帝初，兼迁尉卿。后除扬州刺史，赐爵建忠伯。志在州，威名虽减李崇，亦为荆楚所惮。寻为雍州刺史。晚年耽好声伎，在扬州日，侍侧将百人，器服珍丽，冠于一时。及在雍州，逾尚华侈，聚敛无极，声名遂损。

及莫折念生反，诏志为西征都督讨之。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龙口，与志相持，为贼所乘，遂弃大众，奔还岐州。贼遂攻城，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与贼潜通，将尽出之，志不听。城人果开门引贼，锁志及芬之送念生，见害。节闵初，赠尚书仆射、太保。

扶风公处真，烈帝之后也。少以壮烈闻，位殿中尚书，赐爵扶风公，委以大政，甚见尊礼。吐京胡曹仆浑等叛，招引朔方胡为援，处真与高凉王那等讨灭之。性贪婪，在军烈暴，坐事伏法。

文安公泥，魏之疏族也。性忠直，有智画。道武厚遇之，赐爵文安公，拜安东将军。卒。

子屈袭爵。明元时，居门下，出纳诏命。性明敏，善奏事，每合上旨。赐爵元城侯，加功劳将军，与南平公公孙嵩、白马侯崔密等并决狱讼。明元东巡，命屈行右丞相，山阳侯奚斤行左丞相，命掌军国，甚有声誉。

后吐京胡与离石胡出以兵等叛，置立将校，外引赫连屈丐。屈督会稽公刘絜、永安侯魏勤捍之。勤没于阵，絜坠马，胡执送屈丐，唯屈众犹存。明元以屈没失二将，欲斩之。时并州刺史元六头荒淫

怠事，乃赦屈，令摄州事。屈嗜酒，颇废政事。帝积其前后失，槛车征还，斩于市。

子磨浑，少为明元年知。元绍之逆也，明元潜隐于外，磨浑与叔孙诈云明元所在，绍使帐下二人随磨浑往，规为逆。磨浑既得出，便缚帐下，诣明元斩之。帝得磨浑，大喜，因为羽翼。以勋，赐爵长沙公，拜尚书，出为定州刺史。卒。

昭成皇帝九子：庶长曰寔君，次曰明元帝，次曰秦王翰，次曰闾婆，次曰寿鸠，次曰纥根，次曰地干，交曰力真，次曰窟咄。

寔君性愚，多不仁。昭成季年，苻坚遣其行唐公苻洛等来寇南境，昭成遣刘库仁逆战于石子岭。昭成时不胜，不能亲勒众军，乃率诸部避难阴山，度漠北。高车四面寇抄，复度漠南。苻洛军退，乃还云中。

初，昭成以弟孤让国，乃以半部授孤。孤子斤失职怀怨，欲伺隙为乱。献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终，道武年甫五岁，慕容后子闾婆等虽长，而国统未定。斤因是说寔君曰：“帝将立慕容所生，欲先杀汝，是以顷来诸子戎服，夜以兵仗绕庐舍，伺便将发。”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，夜常警备，诸皇子挟仗彷徨庐舍，寔君以斤言为信，乃尽杀诸皇子，昭成亦暴崩。其夜，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洛军。坚将李柔、张蚝勒兵内逼，部众离散。苻坚闻之，召燕凤问其故，以状对。坚曰：“天下之恶一也！”乃执寔君及斤，轘之长安。

寔君孙勿期，位定州刺史，赐爵林虑侯。卒。子六状，真定侯。

秦王翰，少有高气。年十五，便请征伐，昭成壮之，使领骑二千，长统兵，号令严信，多有克捷。建国十五年，卒。道武即位，追赠秦王，谥曰明。

子仪，长七尺五寸，容貌甚伟，美髯，有算略。少能舞剑，骑射绝人。道武幸贺兰部，侍从出入。登国初，赐爵九原公。从破诸部，有谋战功。

及帝将图慕容垂，遣仪观衅。垂问仪道武不自来之意。仪曰：“先人以来，世据北土，子孙相承，不失其旧。乃祖受晋正，爵称代王，东与燕世为兄弟。仪之奉命，理谓非失。”垂壮其对，因戏曰：“吾威加四海，卿主不自见吾，云何非失？”仪曰：“燕若不修文德，欲以兵威自强，此乃本朝将帅之事，非仪所知也。”及还，报曰：“垂死乃可图，今则未可。”帝作色问之，仪曰：“垂年已暮，其子宝弱而无威，谋不能决。慕容德自负才气，非弱主之臣，衅将内起，是可计之。”帝以为然。后改封平原公。

道武征卫辰，仪出别道，获卫辰尸，传首行宫。帝大喜，徙封东平公。命督屯田于河亲，自五原至桐阳塞外，分农稼，大得人心。慕容宝之寇五原，仪蹶据朔方，要其还路。及并州平，仪功多，迁尚书令。从围中山。慕容德败也，帝以普骘妻周氏赐仪，并其僮仆财物。寻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左丞相，进封卫王。中山平，复遣仪讨邺，平之。道武将还代都，置中山行台，诏仪守尚书令以镇之，远近怀附。寻征仪以丞相入辅。又从征高车，仪别从西北破其别部。又从讨姚平有功，赐以绢布绵牛马羊等。

仪膂力过人，弓力将十石，陈留公虔稍大称异，时人云：“卫王弓，桓王稍。”太武之初育也，道武喜，夜召仪入，曰：“卿闻夜唤，乃不怪惧乎？”仪曰：“怪则有之，惧实无也。”帝告以太武生，赐仪御马、御带、缣锦等。

先是，上谷侯岌、张袞、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，初来入军，闻仪待士，先就仪，仪并礼之，共谈当世之务。谦等三人曰：“不原公有大才，不世之略，吾等宜附其尾。”道武以仪器望，待之尤重，数幸其第，如家人礼。仪矜功恃宠，遂与宜都公穆崇伏甲谋乱。崇子逐留在伏士中，道武召之，将有所使。逐留闻召，恐发，逾墙告状，帝秘而恕之。天赐六年，天文多变，占者云：“当有逆臣，伏尸流血。”帝恶之，颇杀公卿，欲以厌当天灾。仪内不自安，单骑遁走。帝使人追执之，遂赐死，葬以百姓礼。仪十五子。

纂，五岁，道武命养于宫中，恩与诸皇子同。太武践阼，除安州

刺史，封中山公，进爵为王，赐步挽几以优异之。纂好酒爱佞，政以贿成。太武杀其亲嬖人。后悔过修谨，拜内大将军。居官清约简慎，更称廉平。纂于宗属最长，宗室有事，咸就谘焉。薨，谥曰简。

纂弟良，性忠笃。明元追录仪功，封南阳王以绍仪后。

良弟干，善弓马，以骑从明元于白登之东北，有双鸢飞鸣于上，帝命左右射之，莫能中。鸢游飞稍高，干以二箭下双鸢。帝赐之御马、弓矢、金带一，以旌其能，军中于是号干为射鸢都督。从太武南巡，进爵新蔡公。文成即位，拜宰官尚书。卒，谥曰昭。

子祯，胆气过人。太武时，为司卫监。从征蠕蠕，忽遇贼别部，多少不敌。祯乃就山解鞍放马，以示有伏，贼果疑而避之。孝文初，赐爵沛郡公，后拜南豫州刺史。大胡山蛮时钞掠，前后守牧多羁縻而已。祯乃召新蔡、襄城蛮首，使之观射。先进左右能射者二十余人，祯自发数箭皆中，然后命左右以次而射。先出一囚犯死罪者，使参射限，命不中，祯即责而斩之。蛮魁等伏伎畏威，相视股栗。又预教左右取死囚十人，皆著蛮衣，云是钞贼。祯乃临坐，伪举目瞻天，微有风动，祯谓蛮曰：“风气少暴，似有钞贼入境，不过十人，当在西南五十里许。”即命骑追掩，果缚送十人。祯告诸蛮曰：“尔乡里作贼如此，合死以不？”蛮等皆叩头曰“合万死。”祯即斩之。因尉喻遣还，自是境无暴掠。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余家，置之志东汝水之侧，名曰归义坊。

初，豫州城豪胡丘生数与外交通，及祯为刺史，丘生尝有犯怀恨，图为不轨，诈以婚进城人，告云：“刺史欲迁城中大家，帝之向代。”共谋翻城。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祯，速掩丘生，并诸预谋者。祯曰：“吾不负人，人何以叛？但丘生诬误。若即收掩，众必大惧，吾静以待之，不久自当悔服。”语未讫而城中三百人自缚诣州门，陈丘生譖诬之罪。而丘生单骑逃走，祯恕而不问。后征为都牧尚书。卒，赠侍中、仪同三司，谥简公。有八子。

第五子瑞。初，瑞母尹氏有娠致伤，后昼寝，梦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：“吾赐汝一子，汝勿忧也。”寤而私鼓，又问筮者，筮者曰：“大

吉。”未几而生瑞。桢以为协梦，故中瑞，字天赐。位太中大夫。卒，赠太常卿。

仪弟烈，刚武有智略。元绍之逆，百僚莫敢有声。唯烈行出外，诈附绍，募执明元，绍信之，自延秋门出。遂迎立明元。以功进爵阴平王。薨，谥曰熹。子求袭。弟道子，位下大夫。道子子洛，位羽林幢将。洛子乞，中散大夫。乞子晏，孝静初，累迁吏部尚书，平心不挠，时论称之。出为瀛州刺史，在任未几，百姓欣赖。蒋天乐之逆，见引，诏录送定州赐死。晏好集图籍，家书多秘阁，诸有假借，咸不逆其意，亦以此见称。

烈弟觚，勇烈有胆气。少与兄仪从道武，侍卫左右。使于慕容垂，垂末年政在群下，遂止觚以求赂，道武绝之。觚率左右驰还，为垂子宝所执，垂待之更厚。因留心学业，诵读经书数十万言，垂国人咸称重之。道武之讨中山，慕容普骞遂害觚以固众心，帝闻之哀恻。及平中山，发普骞冢，斩其尸，收议害觚者傅高霸、程同等，皆夷五族，以大刃挫杀之。乃葬觚，追谥秦愍王，封子夔为豫章王以绍觚。

常山王遵，寿鸠之子也。少而壮勇，不拘小节。道武初，有佐命勋，赐爵略阳公。慕容宝之败也，别率骑七百，邀其归路，由是有参合之捷。及平中山，拜尚书左仆射，加侍中，镇勃海之合口。及博陵、勃海群盗起，遵讨平之，迁州牧，封常山王。遵好酒色，天赐四年，坐醉乱，失礼于太原公主，赐死，葬以百姓礼。

子素，明元从母所生，特见亲宠。太武初，复袭爵。休屠郁原等叛，素讨之，斩渠率，徙千余家于涿鹿之阳，立平原郡以处之。及平统万，以素有威怀之略，拜假节、征西大将军以镇之。后拜内都大官。文成即位，务崇宽政，罢诸杂调。有司奏国用不足，固请复之，唯素曰：“臣闻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帝善而从之。素，宗属之懿，又年老，帝每引入，访以政事，固辞疾归第。雅性方正，居官五十载，终始若一，时论贤之。薨，谥曰康，陪葬金陵，配飨庙廷。

长子可悉陵，年十七，从太武猎，逐一猛兽，陵遂空手搏之以